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

# 官场现形记

下

主编 骆秉全

# 官



中国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# 官场现形记(下)

李宝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官场现形记/(清)李宝嘉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1. 10
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
ISBN 7—5034—1162—7

I. 官… II. 李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 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58 号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刷装订: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45 字数:4800 千字

印 数:3000 册

版 次: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53.00 元(全十二卷)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第三十二回

###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

###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

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，只因他凭空多事，得罪了洋教习，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，因此心上很不自在。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，弄得合席大众，兴致索然。于是无精打采，草草吃完，各自回去。

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，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，弄得制台不高兴；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：“过天我替你俩和和事；不然，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，彼此见面不说话，算个什么呢！”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，吃过他的饭的，听了他的话，心上虽然不服，嘴里不便说什么，只好答应着。又过了两天，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什么，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。后来龙占元是本营营官又上来回过羊统领，求统领免其看管，并且不要撤他差使。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，看他本营营官面上，暂免撤差，只记大过三次，以儆将来。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。羊统领吩咐他道：“现在的英文学堂满街都是，你既然有志学洋话，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先生，好好的学上两年？一个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脩，等到洋话学好了，你也好去充当翻译。再不然，到上海洋行里做个‘康白度’，一年赚上几千银子，可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。要照现在的样子，只学得一言半语，不零不落，反招人家的笑话，这是何苦来呢！”龙占元道：“回军门的话：标下从前总共读有三个月的洋书，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，一本‘泼辣买’，只剩得八页没有读。后来有了生意就不读了。过了两年，如今只有‘亦司’这一句话没有忘记，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，不提防倒捱了一顿打。这一下子可把标下打苦了！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，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。倘若再学会两句，标下有几个脑袋，又是马棒，又是拳头，这不是性命相关吗！”羊统领听了，点点头道：“不会也罢了。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，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。”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“是”，然后退了出来。

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，以便好替乌、田两个人和

事。两天头里写了知单，叫差官分头去请。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，其中却添了两位：一位是赵大人，号尧庄，乃广西人氏；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。还有人说：“制台凡遇要做折子奏皇上，都得同他商量；制台自己不起稿，都是他代笔。合省的官员，文自藩司以下，武自提、镇以下，都愿意同他拉拢。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，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；不晓得是架子大呢，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，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。他的官虽是知府，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，他或者还肯赏光。就是道台，亦得要当红差使的，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，都不在他心上。人家同他说话，他只是仰着头，脸朝天，眼睛望着别处。别人问三句，回答一句；有时候还冷笑笑，一声儿也不言语；因此大众都称他为“赵大架子”。这回羊统领请他，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，而且广有钱财，爱交朋友，所以请帖送去，答应肯来。又一个姓胡，号筱峰，行二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。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“长毛”，后来投降的，官亦做到镇台，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。脾气亦并非不好，不过他的为人：一天到晚，坐亦不是，站亦不是。人家要静，他偏要动，说起话来，没头没脑，到人家顶住问他，他又说到别处去了。知道他底细的人，都叫他“小长毛”。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，摸着他的脾气，又送他一个表号，叫他为“胡二捣乱”。

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，直把他乐的了不得。头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。其时是四月天气，因为气节早，已经很热，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，单纱马褂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，清晨起来，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，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，夹纱马褂。扎扮停当，专等羊统领来催请。羊统领请的是晚饭，他忘记看帖子，以为请的是早饭，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。等了一回，不见来催，又把他急的了不得，动问管家：“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？不要你们记错了！”管家回：“不错，是今天。”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，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。胡二捣乱在公馆里前院后院，前厅后厅跑了十几趟，一来心上烦躁，二来天气毕竟热，跑得他头上出汗，夹纱袍子，夹纱马褂穿不住了，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，单纱马褂，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。此时已有晌午，还不见羊统领来催，又问管家：“到底是什么时候？”当中有一个记得的，回了声：“请的是晚饭。”胡二捣乱骂了声：“王八蛋！为什么不早说！”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。好容易捱到三点半钟，到这时候，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，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，单纱马褂。刚要出门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于是仍旧回转上房，在抽屉里翻了半天，翻出一个鼻烟壶来，说道：“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，有了这个就不怕了。”

等到坐上轿子，谁知鼻烟壶是空的，又叫管家回去拿烟。管家拿不到，好容易自己下轿方才找到。走到半路上，又想起未曾带扇子，不及回家去取，幸亏街上有个扇子铺，就下轿买了一把。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气是凉的，晚上回去要添衣服，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来，预备晚上好穿。如此者往返耽搁，及至到钓鱼巷已经有五点多钟了。幸亏止到得一个主人，其余之客一个未到。胡二捣乱到处捣乱，人家同他没有什么谈头的。同羊统领见面之后，略为寒暄了两句，便也无话可说。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。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，也不顾羊统领吃醋，只是捣乱他的。捣乱了半天，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“断命胡二”。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笑。后来端上点心来，请他吃点心，方才住手。又歇了一回，请的客人络绎不绝的来了。羊统领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二人到了，便拉了他俩的手，说了许多的话；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，说：“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，好像有心病似的，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！”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，无奈乌额拉布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，一定不肯讲和。禁不起羊统领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，后来又请了一个安，旁观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实说，乌额拉布方才气平。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，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，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，各道歉意，方才了事。

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，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却已到齐，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。后来想叫差官去请，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说话，恐有不便，只好静等。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才见他来。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，人人都要巴结他的。大概的人，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，便一手拉了余蔭臣到烟铺上说话，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。后来摆好席面，主人就来让坐，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。主人手执酒壶，又等了好半天，一直等他把话讲完，方才起身入座。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。他又让了一句道：“还有别位没有？”余蔭臣道：“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替你尧翁的。”赵大架子也不答言，昂然据首座而坐，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。

通台面上只有余蔭臣当的差使顶阔，而且钱亦很多。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堂堂总办，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。余蔭臣便趁这个机会托人关说，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，送部引见。制台虽然应允，但是折子尚未上去。余蔭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折奏，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，因此余蔭臣就极意的拉拢他。赵大架子的架子虽大，等到见了钱，架子亦就会小的。当初也不晓得余蔭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，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蔭臣非常知己。这时候到了台面上，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蔭臣扳谈，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；余下的人，他既不屑理人，人家

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说话。在钓鱼巷吃酒是要叫局的，赵大架子恐怕有碍关防，一定不肯破例，主人只得随他。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，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，怕他说话的缘故。因此这一席酒人虽不少，颇觉冷清得很。

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，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。余荇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，便亦离座相陪。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，他始终未再入席。摇摇头，对余荇臣说：“这般人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。”余荇臣得了这个风声，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，叫他们只管吃，不要等了。赵大架子吃烟，自己不会装。余荇臣虽然不吃烟，打烟倒是在行的；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，吃得满屋之中烟雾腾腾。霎时菜已上齐，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。赵大架子又摇头，说：“心上怪腻的慌，不能吃了。”余荇臣也陪着不吃。主人深抱不安，席散之后，又走过来道歉。又说：“另外替赵大人、余大人留了饭。”赵大架子回称：“谢谢。”说完这句，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。余荇臣晓得他不愿久留，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，赵大架子点头应允，两人一同出门。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，候着送了。

一时别过主人，同到王小五子屋里。王小五子接着，自然另有一副场面。余荇臣立刻脱去马褂，横了下来，又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。王小五子赶过来替他代打，余荇臣还不要。一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，渐渐的有了精神，两手抱着水烟袋，坐在炕沿上想吃烟，余荇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。此时余荇臣一见房内无人，便把身子凑前一步，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。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：“荇翁，托你安置的两个人，怎么样了？”余荇臣道：“兄弟早同藩台说过，一有调动，就委他两人前去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还要等几个月？”余荇臣道：“现在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。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，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，那里用着几个月。你老先生委的事，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！”余荇臣这时候本来想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，不料赵大架子先同他说安置人的话，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时不好开口，只得权时隐忍着，仍旧竭力的敷衍。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饭，留赵大架子吃。赵大架子推说有公事，还要到衙门里去，余荇臣不好挽留，自己的事始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。临到出来上轿，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。赵大架子道：“看罢咧，如果没有公事，准来。”

赵大架子去后，余荇臣当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。王小五子见余荇臣很巴结赵大架子，就问赵大架子的履历。余荇臣便告诉他说：“赵大人是制台衙门的师爷，见了制台是并起并坐的，通南京城里没有再阔过他的。”王小五子便问：“余大人，你当的什么差使？一年有多少钱进款？”余荇臣便说自己“当的是通

省牙厘局总办。所有那些外府州、县，大小镇、市上的厘局，都是归我管的。这些局里的委员老爷，我要用就用，我不要用就换掉，他们不敢不依我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他们那些官都归你管，你的官有多大？”余荇臣道：“我的官是道台，所以才能够当这牙厘局总办。”王小五子鼻子里嗤的一笑，道：“道台是什么东西，就这么阔！”说到这里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噢，原来如此！”忽然又问道：“余大人，我问你：我听说现在的官拿钱都好买得来的，你这个官从前化过几个钱？”余荇臣起初听他骂道台“什么东西”，心上老大不高兴；后来又见他问自己的官从前化过几个钱，便正言厉色道：“我是正途两榜出身，是用不着化钱的。化钱的另是一起人，名字叫‘捐班’。我们是瞧他不起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余大人，官好捐，你们的差事想亦是捐来的了？”余荇臣道：“呀呀呼！差事那里好捐！私下化了钱买差使的固然亦有，然而我得这个差使是本事换来的，一个钱没有化。就是人家在我手里当差使，我也是一文不要的，那是再要公正没有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照此说来，你余大人是一个钱不要的了？”余荇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王小五子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：前个月里，有天春大人请你吃酒，我看见他当面送给你一张银票，说是六千两银子。春大人还再三的替你请安，求你把个什么厘局给他。不是你接了他的银票，满口答应他的吗？不到十天，果然有人说起春大人升了厘局总办，上任去了。”余荇臣见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处，只得支吾其词道：“他的差使本来要委的了。银子是他该我的，如今他还我，并不是化了钱买差使的。这种话你以后少说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照这样说起来，没有银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？”余荇臣道：“怎么不得。老实对你说：只要上头有照应，或者有人嘱托，看朋友面上，亦总要委他差使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原来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。余大人，咱俩的交情怎么样？我要荐个人给你，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桩事情。”余荇臣当他说笑话，并不在意，只答应了一声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你荐给我的人，我总拿头一份的好差使给他。”王小五子嘿嘿无语的歇了半晌，起身收拾安寝。

一宵易过，又是天明。到了次日，余荇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，上院下来，随又写信给赵大架子，约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。赵大架子回说：“公事忙，不得脱身，等到事完出衙门，八点钟在自己相好贵宝那里吃晚饭，可以面谈一切。”余荇臣只得遵命。才打七点钟，便饿着肚皮先赶到贵宝房间里伺候，一等等到九点钟，赵大架子才从衙门里出来，余荇臣接着，赛如捧凤凰似的把他迎了进来。一进门先抽烟，堂子里晓得他的脾气的，早已替他预备下打好的烟二十来口，一齐都打在烟杆子上，赛如排枪一样，一排排的都放在

烟盘里。只等赵大架子一到，便有三四根枪，两三个人替他轮流上烟对火门。此时赵大架子来不及同余荇臣说话，只见他躺在炕上，呼呼的拼性命的只管抽个不了。有时贵宝来不及，余荇臣还帮着替他对火，足足抽了一点钟。其时已有十点钟了，赵大架子要吃饭，饭菜是早已预备下的。当下只有他同余荇臣两个人对面吃。贵宝打横，伺候上菜添饭。赵大架子叫他同吃，他不肯吃。赵大架子还生气，说道：“陪我吃顿饭有什么要紧的，就这样的不好意思起来？你们当窑姐的人，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尽多着哩！”说罢，便把面孔板起，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。余荇臣搭讪着替他们解和。

等到把饭吃完，赵大架子一面漱口，余荇臣又顺手点了一根纸吹给他。慢慢的谈了几句公事，然后趁势问他：“这两天大帅背后于兄弟有什么话说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不是荇翁提起，兄弟早在这里打算主意了。无奈兄弟公事实在忙，一天到晚，竟其没有动笔的时候。”余荇臣忙问：“什么事一定要尧翁亲自动笔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就是荇翁得明保的那句话了。”余荇臣一听“明保”二字，正是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，不禁眉飞色舞。仔细一想，又怕赵大架子拿他看轻，立刻又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样子，柔声下气的说道：“这都是大帅的恩典，尧翁的栽培！”赵大架子道：“岂敢！不过制军既有这个意思，我们做朋友的人，那里不替朋友帮句忙。说也好笑，前几天是兄弟催制军；这两天反了过来，倒是他催兄弟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催什么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起先是制军虽然有了保举荇翁的意思，一直没有定规。是兄弟天天追着他问，同他说道：‘像余某人这样人，真要算是江南第一个出色人员。大帅既有恩典给他，折子可以早些进去，将来朝廷或者有什么恩典，也好叫他及早自效。’制军听了兄弟的话，果然答应了，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。这两天兄弟一来因为事情忙，没有工夫动笔；二来，怎么保举法子，下个什么考语，也得商量商量。”余荇臣道：“正为这件事，兄弟要过来求教。承尧翁的吹嘘，又承尧翁替兄弟上劲，真正感激得很！但是还望你尧翁成全到底，考语下得体面些，那就是感之不尽！”说罢，特地离位，深深一揖，又说得一句道：“全仗大力！”赵大架子两手捧着水烟袋，赶忙拱手还礼，却一面说道：“自家兄弟，说那里话来！今天既是荇翁提起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荇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兄弟无不遵办。照样写了上去，制军看了，也不好挑剔什么。”余荇臣道：“这是尧翁的格外成全，兄弟何敢妄参末议。而且又是自己的事，天下断无自称自赞的道理，只得仍请尧翁先生主裁。”赵大架子听了他这一路恭维，心上着实高兴。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，可以卖弄他的权力；无奈吃过了饭没有过瘾，霎时烟瘾上来，坐立不安，十分难过。便道：“你我不是外人，你来，我念你写，写了出来，彼此商议。”

其时余荇臣还不肯写。后来又被赵大架子再三的相催，说：“你我自家人，有什么怕人的。不是说句大话，现在南京城里，除了你我，余人都不在咱眼里！我念你写，这不同我写的一样吗？”

其实是余荇臣心上巴不得这个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维自己，今见赵大架子一再让他自己写，遂也不便过于推辞，便向贵宝要了一副笔砚一张纸，让赵大架子炕上吃烟，他却自己坐在桌子边起稿。嫌挂的保险灯不亮，又叫人特地点了一支洋烛。贵宝晓得他要写字，忙着来替他磨墨。余荇臣不要，叫他到炕上替赵大架子装烟。贵宝去后，余荇臣便提笔在手，拿眼瞧着赵大架子，看他说什么，好依着他写。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时候，约摸赵大架子烟瘾已过得一半，随见赵大架子一骨碌从炕上爬起，却先歪着身子，提起茶壶，就着茶壶嘴抽了两口，方才坐起来说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折子上没有多少话说，还是夹片罢。”余荇臣道：“似乎折子郑重些，叫上头看得起些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这倒不在乎。横竖保了上去，上头没有不准的，总还你一个‘着照所请’。依兄弟看来，其实是一样的。”余荇臣见他如此说，也不敢过于计较，只得跟着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是夹片亦好。”赵大架子见余荇臣擎笔在手只是不写，便道：“你写啊。”余荇臣道：“等尧翁念了好写。”赵大架子笑道：“荇翁的大才，还有什么不晓得的。你别同我客气，你尽管写罢，写出来一定合式的。我要过瘾，你费点心罢。”说完，仍旧躺下，呼呼抽他的烟去了。

余荇臣至此，面子上只得勉强着自己起稿，心上却是十二分高兴，嘴里却不住的说道：“姑且等兄弟拟了出来再呈政。”此时赵大架子只顾抽烟，一声不响。幸喜余荇臣是正途出身，又在江南历练了这许多年，公事文理也还办得来。于是提笔在手，想了想，一口气便写了好几行。后来填到自己的考语，心上想：“还是空着十六个字的地步等赵某人去填。”继而一想：“又怕赵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，不如自己写好了同他去斟酌。他同我这样交情，谅来不致改我的。”主意打定，又斟酌了半天，结结实实自己下了十六个字的考语；后头带着叙他办厘金、办学堂如何成效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又足足的写了几行。一霎写完，便自己离位，拿着底子踱到烟炕前请赵大架子过目。赵大架子接在手中，就在烟灯上看了一回，一声不言语，又心上盘算了一回。余荇臣忍耐不住，急忙问道：“尧翁看了，还好用不好用？兄弟于这上头不在行，总求尧翁的指教！”赵大架子道：“格式倒还不错，就是考语还得……”余荇臣不等他说完，接嘴问道：“考语怎么样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若照荇翁的大才，这几句考语着实当之无愧。不过写到折子上，语气似乎总还要软些，叫上头看着也受用。如果说的过于好了，一来不像上司考核下属的口气，二来也不像折子上的

话头。兄弟妄谈，尊翁高见以为何如？”说罢，仍把底稿递在余荇臣手里。余荇臣一听他话，不禁面孔涨得绯红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愣了一回，仍旧趑到桌子跟前坐下，提起笔来想改。谁知改来改去，不是怕赵大架子说话，就是自己嫌不好，捱了半天，仍旧未曾改定。只得老着脸皮朝赵大架子说道：“这个考语还是请你尧翁代拟了罢。‘不是撑船手，休来弄竹竿’，兄弟实实在在有点来不得了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我们知己之说：这考语虽只有几个字，轻了也不好，重了也不好。我兄弟拟了出来，还得送制军阅过。一向制军却没有改过兄弟的笔墨；如今倘若未能弄好，被他改上一两句，兄弟却坍台不下。所以要替你尊翁斟酌尽善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尊翁自己人，我兄弟不妨直说。”余荇臣听了愈为感激。当下便亲自蘸饱了笔，送到炕床边，请赵大架子动手。赵大架子道：“这个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。”于是亦不接他的笔，仍把身体横了下来，一声不言语，一口气又吃了五六口烟。吃完了烟，趿着鞋皮，走下炕来，把原稿略为改换了几句，却把十六个字考语统通换掉。余荇臣看了，似乎觉得还不能满意，但是恐怕赵大架子动气，只得连称“好极好极”。

赵大架子改好之后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。因为堂子里的烟吃的不爽快，要回到公馆里过瘾。余荇臣只得穿了马褂，陪着一同出门。临时上轿，余荇臣又打了一拱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。又道：“大帅前深荷一力成全，明天过来叩谢。”说完，两人分手。

余荇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来。其时已有夜半十二点钟，余荇臣尚未走进王小五子家的大门，黑影里望见有个人先从他家里出来。灯光之下，虽不十分明白，然而神气还看得出，很像是个熟人似的。后来彼此又擦肩而过。这人没有看见余荇臣，余荇臣却看清这人，原来是认得的。但是官职比他差了几级，大人卑职，名分攸关。余荇臣怕他看出，不好意思，连忙拿头别了过去。等到这人去远，方一步步踱进了大门，霎时走到王小五子房中。他俩本是老相好，又兼余荇臣明保到手，心上便也十分高兴，见面之后，说不尽那副肉麻的情形，两个人鬼混了一阵。

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话来，连忙说道：“余大人，我托你一桩事情，你可得答应我！”余荇臣道：“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你别同我调脾！好答应也要你答应，不好答应也要你答应；你先答应了我才说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到底什么事要我答应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不是你昨儿说的，在你手下当差的人统通不用钱买，只要上头有面子，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荐来的都可以派得。这个话可有没有？”余荇臣道：“自然派差使一个钱不要，但是面子也得看什么面子，就是相好也要看什么相好，不能执一而论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我

不同你说这些。你但看咱俩的交情怎么样？”余荇臣道：“用不着提到咱俩的交情。难道你有什么人荐给我不成？咱俩交情虽厚，你要荐人我却不收。”王小五子见他说不收，登时把脸一沉，拿头睡在余荇臣的怀里，却拿两只粉嫩雪白的手抱住余荇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脸，撒娇撒痴的说道：“你不答应我，我定见不成功！”此时余荇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国缎夹袍子，被王小五子拿头在他怀里腻了两腻，登时绉了一大片。余荇臣向来是吝啬惯的，见了肉痛，为的是相好面上，有些说不出口，只好往肚皮里咽。两个人揪了半天，毕竟余荇臣可惜那件衣服，连连说道：“有话起来说，……不要这个样子。被别人看了要笑话的。”王小五子又把脸一板道：“谁不晓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？将来我还要嫁你哩！我嫁了你，我便是厘金局总办的太太，谁敢不巴结我，谁敢来笑我！”余荇臣又只得顺着他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嫁了我，你就是我的太太。我有了你这位好太太，从此以后，钓鱼巷也不来了。”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，道：“这些话谁相信你！谁不晓得余大人的相好多！这些话快别同我客气！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？”

说话间，余荇臣接连打了几个呵欠，伸手摸出夹金表来一看，短针已过一点，长针却指在六点钟上。余荇臣道：“啊唷！不早了！我们快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院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自己宽去衣服，躺在床上去了。王小五子道：“你不答应，我不许你睡觉。”于是也不及卸装，赶到床上同他缠个不了。余荇臣被他闹急了，便道：“你先把人头说给我，等我好替你对付着看。”王小五子见他已有允意，便不同他吵了，和衣歪着，拿头靠在枕头上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别人，你们同在一处做官，还有什么不认得的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到底是谁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就是候补同知黄大老爷，他托我的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姓黄的天底下多得很。没头没脑，叫我去找那一个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真个我记性不好，他有个条子在这里。”说着，便伸手从衣服小襟袋里把个名条摸了出来；跟手又叫房间里奶奶点了一支洋烛。余荇臣睡眼朦胧的拿起名条靠近烛光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“知府用、试用同知黄在新，叩求宪恩赏委厘捐差事”两行小字。余荇臣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不觉心上毕拍一跳，半天不言语。王小五子忙问：“看清楚没有？这人可是认得的？”余荇臣还不响。又停了一大会，方问得一句道：“这人是几时来嫖你起的？这条子可是方才给你的？”王小五子见问，也不由得脸上一红，愣了半天，回答不出话来。

列位看官：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方才余荇臣在王小五子大门口碰见的那个人就是黄在新。这黄在新虽是江南的官，同余荇臣比起来，一个道台，一个同知，两人官阶不同，不在一个官厅子上，余荇臣如何偏会认识他？只因这黄在

新最会钻营、凡在红点的道台，他没有一个不巴结，因此都同他认得。他此时身上虽有几个差使，无奈薪水不多，无济于事。因见余荇臣正当厘金局的老总，便想谋个厘局差事，托了几个人递了几张条子，余荇臣尚未给他下落。他心上着急。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钓鱼巷走走，与余荇臣有同靴之谊。王小五子见他脸蛋儿长得标致，便同他十分要好，余荇臣反退后一步。黄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动，余荇臣却一字儿不知；余荇臣在王小五子家玩耍，黄在新却尽知底里。即此一端，已可见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。

此时余荇臣看了名条，想起刚才恰巧碰见他在这里出去，不免心上一动。又接着问王小五子的话，王小五子又对答不出，自然格外疑心。疑心过重，便是吃醋的根苗，此时余荇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，心上早已懂得八九。接连哼冷笑两声，说道：“他的条子没有人替他递了，居然会想着了你，托你替他求差使！他这人真会钻！倒是你俩是几时认识起来的，你却同他如此关切？”王小五子见余荇臣生了疑心，毕竟他自己贼心胆虚，亦不敢撒娇撒痴，立刻拿两只手扳着余荇臣的脑袋，同他脸对脸的笑着说道：“这里头有个讲究，你不晓得，等我来告诉你：我是江西人，七岁上就卖在挡子班里学唱戏。等到十五岁上才到的南京，这黄大老爷他也是江西人，同我是嫡亲同乡。他是我自己家里的人，有什么不认得的。我替他求差使，也无非照应同乡的意思，有什么动疑的。”余荇臣连连摇头，道：“算了罢！你们江西人我也请教过的了，做官的、读书的、于这乡道上很有限。不信你一个做窑姐的倒比他们做官的、读书的有义气！这话不要来骗我！况且你七岁上就卖在挡子班里，东飘西荡，这姓黄的果然是你的同乡，你也不会认得他的。这话越说越不对！倒是你俩有了多少时候的交情？你老实对我说罢，他不同你有交情，你为什么要替他求差使呢？我晓得我们化了钱，无非做个大冤桶，替人家垫腰！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说人情求差使！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被你们弄着玩！”

此时余荇臣越说越气，也不睡觉了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，吩咐叫轿夫打轿子。又自己立誓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再不到这里来了！倘若以后再到这里，你们看我左脚迈到这屋里来，你们拿刀砍我的左脚；右脚迈到这屋里来，你们拿刀砍我的右脚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卷卷袖子，直把两个袖子卷到手弯子上头；两只眼睛睁的像铜铃似的；又拿两只手去盘辫子。辫子盘好，人家总以为他这个样子一定要打人了；谁知并不打人，却又叉着两只臂膊，握紧了两个拳头，坐在床沿上生气。

再说王小五子起先听见余荇臣拿他数落，不禁脸上一阵阵的红上来，心头止不住啪啪的跳。后来又见他爬起，连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，无奈气力太小，

当不住余荇臣的蛮力，按了半天按他不下，只得随他起来。后来见他盘好辫子，并不打人，方才把心放下。连忙和颜悦色的自己分辨道：“同乡有什么好假冒的。天生同乡是同乡，我不能拿他当外人看待。至于问我如何认得他，苏州来的洪大人，清江来的陆大人，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，慢慢的我就认得了他。怎么没有交情我就不作兴认得他的？”余荇臣也不理他，只是坐在床沿上生气。闹得大了，连着房间里的奶奶都上来劝和。余荇臣只是不言语。一进进到五更鸡叫之后，天色微微的有点亮了，余荇臣也不等轿子了，要了长衣裳，扎扮停当，一直径去。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余荇臣走到街上，尚是冷冷清清的一无所所有。此时心上又气又闷，不知不觉忘记了东南西北，又走错了一大段。后来好不容易雇了一部东洋车子，才把他拉到公馆。打门进去，一路骂轿夫，骂跟班的，骂老妈，骂丫头：一直骂进了上房。惊动了上下人等，晓得大人在外头住夜回来，于是重新打洗脸水，拿漱口水，茂生肥皂、引见胰子，又叫厨子做点心，真正忙个不了。

齐巧这日是辕期，照例上院。点心未曾吃完，轿子已伺候好。等到走到院上，已有靠九点钟了。余荇臣还是气吁吁的。头一个会见了孙大胡子，便把黄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话统通告诉他；又说：“黄在新的品行太觉不堪，什么人不好托，单单会托到婊子，真正笑话！”孙大胡子笑道：“这也难怪他，实在是你荇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。朋友说的话不及贵相知说的灵，所以黄某人才走的这条路。出来做官为的是赚钱，只要有钱赚，也顾不得这些了。”余荇臣听了孙大胡子奚落他的话，不由的把脸一红，拿话分辨道：“我们逛窑子也不过行云流水罢了，算得什么交情！”孙大胡子忙接嘴道：“又行云，又流水，还算不得交情？不晓得要弄到什么分上才算得交情呢？”余荇臣发急道：“人家同你说正经话，你偏拿人来取笑，真正岂有此理！老实对你讲罢：王小五子同黄某人都是江西人，他替他求差使，乃是照应同乡的意思。”孙大胡子道：“一个当妓女的，居然肯照应同乡，贤于士大夫远矣！荇翁，你应该立刻委他一个上等的厘差：一来顾全贵相好的面子，二来也可以愧励愧励那般不顾乡情的士大夫。你们众位听听，我兄弟说的可是不是？”此时官厅子上的人已经来得不少了，天天在一起的几个熟人听了他言，都说“应得如此”。无奈余荇臣决计不答应，一定还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，拿他参办，以为卑鄙无耻，巧于钻营者戒。当时又被孙大胡子指驳了一句，余荇臣方始顿口无言。欲知孙大胡子说的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三回

###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

###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

话说孙大胡子听见余荇臣一定要禀揭黄在新托妓谋差的事，一再劝他都不肯听。孙大胡子哼哼冷笑道：“他托妓谋差虽然是他的坏处，然而你做监司大员的人，你不到窑子里去，怎么会晓得他托妓谋差呢？这桩事还怪你不是。”余荇臣被他这一驳，顿时闭口无言。歇了半天，才勉强说道：“我们嫖婊子不过是好玩罢了。他钻营差使竟走婊子的门路，这品行上总说不过去！我就是不到上头去说他坏话，这种人要在我手里得意，叫他一辈子不用想了！”说完，面子上虽把此事丢开，后来又着实到王小五子家发了几回脾气。经王小五子千赔不是，万赔不是；后来又把这话通知了黄在新，吓的黄在新有许多时不敢公然到钓鱼巷王小五子家住夜。余荇臣拿不到破绽，方才罢手。

又过了两月，余荇臣的保折批了回来，所保送部引见，业已奉旨允准，等到奉到飭知，立刻上院叩谢。接着便是同寅前来道喜，下僚纷纷禀贺，余荇臣少不得置办酒席请这班同寅。同寅当中多半都是好玩的，家里请酒不算数，一定要在钓鱼巷摆酒请他们。余荇臣也乐得借花献佛，一来趁他们的心愿，二来又应酬了相好。回回吃酒都推赵大架子为首座，赵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。接连又是你一台，我一台，替他贺喜。如此者轮流吃过，足足有半个多月光景。

真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余荇臣便想请咨入都引见，制台答应，所有他的差事，一齐都委了别人暂行代管，为他不久就要回来的。一连几天，白天忙着料理交代，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轮流摆酒替他饯行。有天夜里，正在钓鱼巷吃的有点醉醺醺了，他忽然发议论道：“回想兄弟才到省头一天的光景，再想不到今日是这个样子。我还记得我到省头一天，其时正是黄制军第二次到江南来。我头一天上院，没有传见。其实上司见不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倒是那时候脸上总觉得搁不下去，从官厅子上走出去上轿，赛如对了跟班、轿夫都像没有脸见他们似的。此时得差得缺的心还没有，心上总想：‘我连上司都见不着，我还出来做什么官呢！’到了第二次上院还没有见。因为别人见不着的

很多，并不光我一个，那时心上便坦然了许多，见了轿夫、跟班也不难为情了。以至顶到如今，偏偏碰着这位制军是不轻易见客的，他见也好，不见也好，便也漠然无动于衷了。我还记得从前没有得事的时候，只指望能够得一个长差使，便已心满意足了。实因江南道台太多，得缺本非易事。谁料后来接二连三的竟其弄了好几个长差使在身上，一天到晚忙个不了。此时不以为乐，反以为苦，屡次三番想辞掉两个，无奈上头一定不放。现在凭空的又得了这个明保，索性不叫我过安安稳稳的日子，拿我送部引见。想是我命里注定的，今年流年犯了‘驿马星’，所以要叫我出这一趟远门。”众人道：“能者多劳，像你蓁翁的这样大才，怎么上头肯放你呢？至于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声。光当差使也显不出蓁翁大才，所以制军一定要有此一举。从此简在帝心，陈臬开藩，都是意中之事；放个把实缺，小焉者也，算不得什么。”余蓁臣道：“承诸位老哥厚爱。放个把缺做做，兄弟也无庸多让。至于将来还有什么好处，兄弟却不敢妄想。”说罢，那副得意扬扬之色早流露于不自知了。霎时席散。

又过了两天，上院稟辞。刚刚走到院上，齐巧昨日制台接到军机大臣上的字寄，说是一连有三个都老爷奏参江南吏治，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几个官：什么孙大胡子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、余蓁臣，还有督幕赵大架子、统领羊紫辰等一千人统通在内。其中所参的劣迹，以余蓁臣、赵大架子顶利害：说余蓁臣总办厘金，非但出卖厘差，并且以剔除中饱为名，私向属员需索陋规。等到属员和盘托出，他又并不将此款归入公家，一律饱其私囊。某人馈送若干，某局缴进若干，那位参他的都老爷查的清清楚楚，折子上都声叙明白。还说他出卖厘差，并不在南京对付，上海有一片钱庄，内中有他一个把弟挡手，专门替他经手。人家要送他银子，只要送到这片钱庄上，由他把弟出封信给他，或者打个电报，南京这边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来，真正是再要灵验没有。折子上又说他所有赚来的银子，足有五十多万两，很在上海置买了些地皮产业，剩下的一齐存在一片银行里。至于参赵大架子顶重的头一款，是说他霸持招摇，甚至某月某日，收某人贿赂若干，亦查的明明白白。又说两江总督保举道员余某一折，系赵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贵宝房中拟定折稿。折子后头归结到两江总督身上，说他年老多病，昏聩糊涂，日惟以扶鸾求仙为事，置吏治民生于不顾。此外孙大胡子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、羊紫辰不过都是带笔。在初入仕途的人见了，难免担惊受怕；至于历练惯的人，却也毫不在意。

闲话休题，言归正传。且说这日余蓁臣刚把手本递了上去，制台一见到是他，虽说是自己保举的人，究竟事关钦派查办之案，便也不敢回护，忙叫巡捕官传话给他，叫他不必动身，在省候信。巡捕出来说完这句，各自走开，也不

说制台请见，也不说制台道乏。余荇臣摸不着头脑，在官厅子上呆了半天。有些不知底里的人还过来敷衍他，问他几时荣行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。后来坐了一回，看见各位司、道上去，又见各位司、道下来。其时藩台、粮道都已得信，见了制台出来，朝着他都淡淡的，似招呼不招呼的，各自上轿而去。他甚为没趣，也只好搭讪着出来。这时候，他的差使都已交付别人替代，他已无公事可办。院上下来，一直径回公馆，一天未曾出门，却也无人前来拜他。

头天晚上，赵大架子还面约今日下午在贵宝房中摆酒送行，谁知等到天黑还不见来催请。自己却又为了早晨之事，好生委决不下，派了师爷、管家出去打听，独自无精打采的在家静等。谁知等到起更，一个管家从院上回来禀报说：“赵大架子赵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行李铺盖统通从院上搬了出来。后来小的又打听到孙大胡子孙大人门口，才晓得京城里有几位都老爷说了闲话，连制台都落了不是，总算仍旧派了制台查办，还算给还他的面子。”余荇臣急忙问道：“这位都老爷是谁？但不知有几个人参在里头？孙大人在内不在内？”管家道：“听说虽然在内，并不十二分要紧。赵大人参的却很轻。”余荇臣又急忙说道：“我呢？”家人不言语。余荇臣连连摇头，连连跺脚，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怪不得赵大人他说今儿请我吃饭的，原来他自己遭了事，所以没有来催请。但是我自己被参，为的是那一件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好呢！”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时所作所为，简直没有一件妥当的，一霎时万虑千愁，坐立不安。

正踌躇间，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一位师爷也从外面回来了，手里还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张谕帖。余荇臣见面就问：“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”那位师爷有心在东家面前讨好，不肯直谈，只听他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听说京城里有什么消息，大约在省城候补的统通在内。这一定是都老爷想好处，我们不要理他！观察这样的宪眷，还怕什么呢。”余荇臣道：“不是怕什么，为的是到底参的是那几件事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”那位师爷见问，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张谕帖往袖筒管里一藏，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余荇臣道：“明明白白的看见有张纸写的字，你瞒我做什么呢？”师爷到此无奈，方把一张谕帖拿了出来。余荇臣取过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的无非劝戒属员嗣后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，倘若阳奉阴违，定行参办不贷各等语。这张谕帖是写了贴在官厅子上的，如今被这位师爷抄了回来。余荇臣看过后，就往旁边一搁，说道：“这种东西，那一任制台没有？我也看惯了。他下他的谕帖，我住我的夜，管他妈的事！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！”那师爷被东家抢白了两句，面孔涨得绯绯红，一声也不言语。余荇臣又问道：“我叫你打听的事，有什么瞒我的，你快老实说罢！”那师爷只是咳嗽了两声，